

第 9 章 打造武器

這段時間許多事情我都記不起來了，只記得日出日落過去了許多天。我在想，現在剩下我孤孤單單一個人該怎麼辦。我不離開村子，直到把所有的鮑魚都吃光了，才出門一次，再去搜集一些鮑魚。

但是有一個日子我記得很清楚，就是那天我下定決心再也不住在村子裡。

那是一個濃霧瀰漫的早晨，遠處傳來波濤拍岸的聲音。以前我從來沒有注意到這個村子是這麼安靜。霧在空無一人的屋裡迴盪，飄動的霧形成各式各樣模糊的人影，使我想起所有死去和離去的人。波濤拍岸的響聲也彷彿是他們的絮語。

我坐在那裡很久，看著這些霧影，聽著這些聲音，直到太陽出來，晨霧消散，我才在房牆上點著了火。當這間草屋燒光以後，我又去點燃另一間草屋，就這樣，我把所有的草屋一間又一間燒掉了，只留下一堆灰燼作為這裡曾經是卡拉斯阿特村的標誌。

除了一籃子食物以外，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帶走的，因此我走得很快，夜晚來臨以前，就到了預定的地點，我決定在那裡住到大船回來。

我去的地方是在離珊瑚灣西部半里格的一塊高地上。高地上有一塊大岩石和兩棵生長不良的樹。岩石後面是一塊約有十步寬、沒有雜樹亂草的空地，風吹不進來，卻可以從這裡看到港灣和大海。有一股泉水從附近峽谷裡流出來。

那天晚上我爬到岩石上去睡覺。岩石頂上平平整整，正好夠我伸腿睡直。它離地很高，睡覺也用不著害怕野狗。從野狗咬死拉莫那一天以來，我就沒再見到牠們，但我肯定牠們不久後就會到我的新營地來。

我隨身帶來一些食物，以後還要陸續搜集。這塊岩石也是我儲藏食物最保險

的地方。現在還是冬天，大船隨時可能回來，沒有必要儲藏不必要的食物。這就使我有時間去製造武器防備野狗，我覺得牠們總有一天會來襲擊我的。我要把牠們殺個精光。

我在一間草屋裡找到一根木棒，但我還需要弓箭和大標槍。從死狗身上取下來的那根標槍太小了，用來叉魚很稱手，做別的不行了。

卡拉斯阿特的法律禁止部落裡的婦女製造武器，所以我出去尋找可能留下來的任何武器。首先我去原來村子的所在地，我用篩子篩灰尋找標槍頭，結果一個也沒有找到，然後我又去藏獨木舟的地方。我相信那裡除了食物和淡水，說不定也儲存了一些武器。

峭壁下面的獨木舟裡也沒有找到什麼。這時我想起了阿留申人帶到岸上來的箱子，便動身朝珊瑚灣走去。在戰鬥中我看見那只箱子是放在沙灘上的，但是我不記得獵人們逃跑的時候有沒有把箱子帶走。

除了風暴颳上來的一排排海草，海灘上空無一物。潮水退走了，我在原來放

箱子的地方尋找。

這個地方就是烏拉帕和我看打仗的岬角下面。沙灘表面很平滑，我用一根木棍挖了許多小洞。我在一個方圓很大的地方挖個不停，心想，風暴帶來的沙子可能把箱子掩埋起來了。

在這塊地方的中心，木棍觸到一樣堅硬的東西，我本以為是塊礁石，用手往下挖時，卻發現是那只箱子的黑蓋子。

我花了整整一個上午，才把箱子上面的沙子撥開。由於海浪的沖刷，箱子埋得很深，我並不打算把它挖出來，只是想把沙子撥開，好揭開蓋子。

隨著太陽升高，海潮向海灘湧來，沙子再度落在我挖的坑裡，一道道波浪把箱子愈埋愈深，直到把它整個掩埋起來。我站在原地不動，打起精神頂住波浪，這樣我就不需要重新尋找箱子。退潮以後，我又開始用腳挖，愈挖愈深，然後再用雙手去挖。

箱子裝滿了珠子、手鐲和五顏六色的耳環。我忘記了我是來找標槍的。我把

一件件飾品取出來在陽光下來回轉動，讓它們閃閃發光。我戴上一串最長的藍珠子和一對藍手鐲，這對手鐲戴在我的手腕上非常合適，我在岸上走來走去，十分得意。

我一直走到海灣的盡頭。珠子和手鐲發出叮叮噹噹的響聲。我踏著波浪走來走去，覺得自己好像是頭目的新娘。

我來到發生戰鬥的小路上。忽然想起在這裡犧牲的人，想起了帶來這些寶石的人。

我回到箱子那裡去，站在箱子旁邊很久，看看手上的手鐲和脖子上的珠子，在陽光照射下它們顯得那樣美麗、晶瑩可愛。「它們不屬於阿留申人的，」我說：「它們屬於我的。」我雖是這樣說，心裡卻很明白絕不能戴這些東西。

我把它們一件件摘下來，把箱子裡的珠子也取了出來。然後我走進浪花，把它們扔進很遠很遠的深水裡。

箱子裡沒有鐵標槍頭，我把蓋子蓋上，用沙子埋住。

我查看了小路口一遍，沒找到對我有用的東西，只好放棄尋找武器的打算。

有好些日子我都沒有再去想武器的問題，直到一天晚上野狗來了，蹲在岩石下面嚎叫。天一亮牠們走了，不過走得不遠，白天我看見牠們鬼鬼祟祟的穿過灌木叢，監視著我。

那天晚上牠們又回到高地來了。我把晚餐吃剩的東西都埋起來，卻還是被牠們挖了出來，為了搶奪這些殘羹剩飯，牠們又嗅又咬，不斷廝打，而後又在岩石腳下走來走去，嗅嗅空氣中的氣味，牠們聞得到我的蹤跡，知道我就在附近。

有很長一段時間，我躺在岩石上，牠們就在我下面轉來轉去。岩石很高，牠們爬不上來，但我還是害怕。我躺在那裡琢磨，要是我違反部落禁止婦女製造武器的規定，要是我把這些規定完全拋在一邊，去製造我必須用來保護自己的武器，將會給我帶來什麼樣的後果呢？

難道我製造武器，風真會從世界的四面八方吹來颳死我嗎？難道真會像很多人說的那樣，大地會震動，把我埋在震倒的岩石下面？難道真會像另一些人

說的那樣，大海會在一次可怕的洪水中升起，把島都淹沒嗎？難道在我生命垂危的時候，武器也會在手裡斷掉嗎？我父親就是這樣說的。

整整兩天，我考慮著這些事情。到了第三天晚上，那些野狗又來到岩石下，我下定了決心，不管什麼降臨我的頭上，我都要製造武器。早晨我就開始工作，儘管心裡還是很害怕。

我想用海象牙做標槍頭，因為它很堅硬，形狀也正合適。營地附近海岸上有很多這種動物，但我沒有殺死海象的武器。部落的男人通常用雄海草織成網來捕捉牠們，趁牠們睡覺的時候，把網撒在牠們身上。這樣做至少需要三個人，即使這樣，海象還常常拖著網跑到海裡溜掉。

我只能用樹枝代替，把它削尖，放在火上烤乾。再用海豹綠色的皮筋把它綁在一根長杆子上。那頭海豹是我用石頭砸死的。

製造弓箭花了我更多時間，也遇到了更大的困難。我有一根弓弦，但要找到一根能夠弄彎而又有適當彈力的木頭很不容易。我在峽谷裡找到了幾天才找到。

藍色海豚島上樹木很稀少的，不過做箭的木頭倒比較容易找，箭頭上的石頭和箭杆梢上的羽毛也比較容易找。

搜集這些東西還不是最困難的。我曾經看別人製造這種武器，自己卻知道得很少。

冬天夜晚，我曾經看到我父親坐在草屋裡削刮木頭，製作箭杆，削鑿石頭製作箭頭，然後把羽毛綁在箭杆上。我雖然看著他做，實際上卻只用事不關己的眼光看著而已。

因為這個緣故，我花了好幾天，失敗了許多次，才製成勉強能用的弓箭。

現在我無論到什麼地方，譬如岸邊搜集海貝也好，峽谷提水也好，我都用繩索把這個武器帶在背上。我也練習使用弓箭和標槍。

在我製造武器的那幾天，野狗沒來我的營地，不過每天晚上我都能聽到牠們的狂叫聲。

武器做好以後，有一次我看見野狗群的首領，就是那隻黃眼睛的灰毛狗，在

灌木叢中望著我。我那時去峽谷提水，牠就站在泉水高處的小山往下看我。牠動也不動，只把頭露出灌木叢。牠離我太遠，箭射不著。

白天我無論去什麼地方，只要帶著新武器，心裡就覺得踏實，我耐心的等待機會，以使用這些武器來對付那些咬死拉莫的野狗。我沒有再到野狗住的山洞裡去，我相信不久牠們就會到我的營地來。每天晚上我還是爬到岩石上去睡覺。

第一天晚上，因為岩石有些不平，睡得不舒服，後來我從海灘上撿回來一些乾海草，給自己鋪了一張床。

住在高地上我倒也能自得其樂。頭頂星光燦爛，我躺在那裡數著我知道的星星，為我不知道的許多星星取名字。

清晨，海鷗從峭壁裂縫裡的鳥窩飛出來，打幾個盤旋落在潮水池旁，先用一條腿站立，再換另一條腿站立，用彎彎的尖嘴往自己身上潑水，啄理羽毛，然後才飛到海岸上覓食。海草區外面，鵜鶘已經開始捕食，牠們在清澈的水面上翱翔，要是看到魚，便一頭栽下去，把海水濺得好高，連我都聽得見聲音。

海獺在水草中捕食的情形，我也留心觀察過。這些容易受驚嚇的小動物，在阿留申人離開後不久就回來了，現在似乎又和過去一樣，數目多得不得了。初升的太陽像金子一樣灑在牠們光滑的毛皮上。

但當我躺在高高的岩石上，觀望著天上繁星的時候，我還想著白人的大船。黎明的曙光剛在海上鋪開，我第一眼總要朝珊瑚灣的小港口看。每天早晨我都要尋找船的蹤跡，以為它可能昨天晚上已經來了。可是，每天早晨除了一群群海鷗飛過海面，我什麼也沒看到。

卡拉斯阿特村人都在的時候，我總在太陽未升起前就已起床，忙著各種活兒。可是現在沒事可幹，太陽升得老高，我才離開岩石。我先吃早飯，然後到泉水邊去，在溫水裡洗個澡。之後再到海邊去搜集鮑魚，有時也用標槍叉條魚，當晚餐吃。天沒有黑，我就爬上了岩石，望著大海，一直到它在夜幕中慢慢消逝。

船沒有來，就這樣冬天過去了，春天也過去了。